

一兩陳皮一兩金



自由談
黃秀蓮

一位長輩事業有成，話題縱橫，談興方濃，說起陳皮來。這十年來，他都在廣東新會盛產上等陳皮的村落，買柑千斤。據經驗所得，千斤柑，最後只曬得陳皮約四十七斤。則陳皮之矜貴，可以計算了。柑肉都送給豬場作飼料，豬飽餐清甜多汁又維他命C豐富的柑肉，一定津津有味了。柑皮當然放曬場上給烈日曬個乾透，然後保存在乾燥的容器裏，每年再曬兩次，防止發霉。陳皮年復一年地曬，吸收了陽光的熱力，日子越長，氣味越香，功效越強。

聽着聽着，想起家裏也有陳皮，是親朋厚愛於我而相贈的，要好好珍惜。三月天太陽不夠猛烈，可是房子朝南，夏天陽光不會入戶，所以春日暖陽要及時把握了。坐言起行，我先把陳皮從櫃裏頂層取出，

等待陽光，果然，太陽在十一時透進客廳，停留兩小時而已，於是一連數天都追逐陽光，像印象派畫家了。

把盒子打開，香氣逸出，精神一振。把陳皮翻翻，整理一下，放窗邊，安坐沙發，讓獨特而淡淡的幽芳輕輕飄起。

上天賜贈珍貴物種給新會，農民體會到陳皮的好處，勤勤懇懇，種柑，摘柑，掰開為三瓣，一皮三瓣，柑皮微微拱起，立體而有線條美。

曬乾後的柑皮不復橘色，失去了鮮果嫩滑飽滿的形態，乾癟的果皮漸漸變為褐色，果皮失水而收縮、捲起，亦是姿態。四季漣遞，歲月乾化，收藏之暴曬之，等待陳味。沒有上天來玉成，沒有人類的耐性與毅力，不會有陳皮。陳皮是天上人間的一場合作。

所謂一兩陳皮一兩金，箇中的價值是經濟的、醫療的、美食的，意義還有更多吧。我再望望陽光下的陳皮，陳皮無語，只用幽香來回應。



如是我見
肖復興

風箏，是我國一種古老的玩意兒，相傳是春秋時期墨子的發明，起碼有兩千年的歷史，比高俅高太尉玩的蹴鞠，年頭要長得多。

北京人放風箏的習俗，自清末時起。開春後，天氣轉暖，雲淡天高，風輕日和，有童謠道：「楊柳青，放風箏。」清明前，是放風箏的最佳時節。老北京人把放風箏稱作是放晦氣，清明祭祀之後，一般講究的人家，就會把放風箏的線繩剪斷，讓其飛去，一冬天籠罩心頭的晦氣便一併散去。所以，清明之後，一般不會再放風箏了，起碼，見到放風箏的少了。

放風箏，是一種古老的遊戲，老少皆宜，貧富均可。我們一般小孩子，放的風箏，是先用砂紙把竹片子磨細，做成骨架，再自己用麵粉熬成糨糊，用高粱紙或廢報紙糊在竹片子上，沒有竹片子，因陋就簡，用秫稈稈也成。一般做成長方形，下綴幾根長紙條，飄飄忽忽，為保持平衡，雅稱為風箏飄帶。這是北京最簡易的風箏，叫做「屁股簾兒」。

紙鳶帖

那時候，小孩子穿的是開襟褲，冬天擋風，會在屁股後面掛了一塊布，就叫屁股簾兒。我們那個時候的小孩子，誰沒穿過這樣的「屁股簾兒」呢？

那時候，我們放風箏，一般會跑到明城牆上放。那裏離我家很近，順着城牆的豁口，很容易就爬了上去。春天的城牆上，有好多酸棗子和灌木叢，都長出綠葉，紅的黃的紫的野花，也爭先恐後地開放了，好像很歡迎我們的到來。在這裏放風箏，沒有任何遮攔，天藍得像水洗過一樣，顯得格外高，風箏飛上天，想飛多高就能飛多高。而且，來城牆上放風箏的孩子，會有好幾撥。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都有比試高低的意思，暗暗在較勁，看看誰的風箏放得好，飛得高。天上飄飛的風箏，個個也在較勁呢。

以前沒有那麼多高科技的遊戲可玩，放風箏便格外有樂，做的風箏也格外講究。這和燈節時做的燈相似，有簡單便宜的走馬燈，也有奢華的宮燈。講究的風箏，如人物孫悟空、鍾馗嫁妹，或動物蜈蚣之類，都碩大無比，能夠將其放到天上，需要功夫，立地不動，要放長線，一下子就能拉起風箏，借風之力，直飛天上。那情景，便不

是遊戲，而像似雜技了。放的人得意非常，看的人拍手叫好。

當然，製作這樣的風箏，更需要技術，老北京城有民諺：北城黑鍋底，南城瘦沙燕。如今人們已經不知道鍋底沙燕是什麼樣子了，但還會有老北京人知道，這裏說的是南北兩城做風箏有名的哈家金家兩家。當然，能到這兩家去定製風箏的，都還是有錢的主兒。

讀于非閣舊作，于先生是位畫家，不僅懂畫，也懂風箏，自己也做風箏，知道關於風箏的趣聞軼事多。他說了這樣一件事：有朝廷的時候，皇宮裏的王公貴族也放風箏，飛上藍天的風箏，自然要講究、堂皇許多。皇宮裏的龍椅和珍寶，皇城外的普通百姓看不見，但放飛到天上的風箏，百姓可是能看得見。如果線斷，風箏飛出宮外，百姓還可撿到。宮內便設有一種叫「鏢陀子」的機關，既可防止風箏外流，也可攔截外面百姓風箏的入侵。但是，風箏哪裏那麼聽話，況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百姓自有法子，像能人高手，可以設法招別人的鴿子飛進自己的手中一樣，便自然也能專門捕捉皇宮裏飛出來的風箏。宮內宮外，如此門法，也是舊時京城放風箏的一景和一樂。

櫻花樹下



市井萬象

北京迎來艷陽天，玉淵潭公園櫻花盛開，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前來賞櫻。圖為一位姑娘在櫻花樹下跳起芭蕾舞。 中新社



兩幅畫作



人與事
延靜

「梅花王」王成喜，一九九六年曾在韓國漢城（今首爾）舉行畫展，受到各界的歡迎。我們的居室一直掛着兩幅畫作，一幅是鮮艷欲滴的梅花，引進西方畫法，擴展繪畫空間，這是他的看家本領；另一幅是栩栩如生的葡萄，也是他擅長花鳥的技藝。

王成喜，河南人，自小愛好技藝，後借鑒西洋手法，在中國繪畫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特別擅長梅花，被人稱為「梅花王」。

那次畫展開幕式，地點在

漢城藝術中心，韓國觀眾很多，交口稱讚作品。有一位老者想買一幅梅花作品，本來畫展是不出售作品的，但老人很誠懇，一再要求，於是作為例外賣給他，皆大歡喜。

王成喜的作品在天安門城樓中央大廳、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釣魚台國賓館貴賓廳、外交部貴賓室均可見到。日本眾議院大廳也有他的作品，那是應多位日本知名人士一致要求所畫。

王成喜待人謙虛和藹，沒有架子。我請他吃飯，他多次推辭。我試探提出要求，希望得到他的作品，他當場應允，說回國就畫，託人帶來。

一個人能高能低，做來很不容易。



燈下集
劉勇強

《明末清初戲曲「獨重節烈」研究》通過對明末清初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戲曲節烈現象進行系統的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該時期的文化特色，還揭示出戲曲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在社會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兼具全面性、系統性、文獻性和創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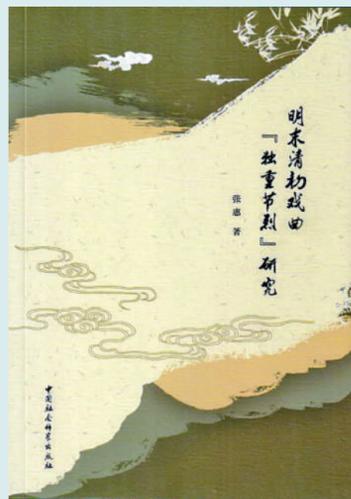
貞節是中西方共有的社會文化現象，這一現象在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清時期尤為凸顯，與此文化現象並生的明清戲曲不僅留下了史料的痕跡，更在明末清初這個特殊時期擔負起特殊的使命。本書在爬梳明末清初戲曲浩淼的資料後，抽絲剝繭梳理和探討這一社會文化現象，既從文字學和各大典籍中鉤沉這一概念的流變，又廣泛參酌歷史、社會史、文化史對明末清初戲曲「獨重節烈」這一問題作出合理解釋。因此本書不惟是古中國反觀自身，也是西方了解古中國的一扇視窗。本書從史實中求史識，其中較為突出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通過辨析貞、節、烈的不同概念和等級，對明末清初的相關戲曲作品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和分析，並將這些作品放置在了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時代，救世與反思成為一股強勁的集體思潮，亡國之痛使得人們紛紛將責任歸咎於崇禎、黨爭、貪腐官僚、無能將士以及「守內虛外」的策略等。而身處這一時代洪流中的劇作家們，也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認為，明代中期以後的戲曲「事取凡近而義廢勸懲」，過於張揚艷情、鼓吹滅理，在演出的潛移默化中加速了禮崩樂壞的進程，最終導致了亡國。劇作家們認為被樂毀掉的東西也能用樂來恢復，因此希望通過自己的微薄之力來拯救日漸頹廢的世風，「有心者因勢利導，作逢場之戲，為救世之針」。此外，明亡之後現實中臣子的種種變節使得表現「忠臣」流於空泛虛偽失去了公信力，而社會上普遍踐行的「貞節」由於其真實性贏得了尊敬，因此表現「貞節」「不特可勵閭閻，亦可以愧士子之懷二心以事君者」。

這兩點都深刻反映了明清易代後社會觀念的巨大轉變，尤其是「主情」文學思潮的中落與更張，成為明清文學史上一大謎團，而本書的研討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是借助史書對「儒林」「遺民」「遺臣」「貳臣」「夾縫人」「奸臣」的界定，通過對比這些不同身份、不同立場的戲曲作家的節烈書寫，揭示了節烈觀念在明末清初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遺民」、「遺臣」表現貞節是應有之義，然而「貳臣」、「夾縫人」也積極地參與進來，在於他們正遺失「節」，感慨遂深，通過「貞節烈女」面貌展現的形象成為了一個「平行自我」，符合了心理學「補償」機制。「奸臣」作家劇作中不但不寫貞節，而且出現比較特別的變節和投機現象，這種迴避正說明了此期「獨重節烈」蘊含深意。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能夠進入正史的「儒林」之士，不但人數絕少，而且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關乎世道人心者甚巨的典範人物。因此作為「儒林」正統命脈的王夫之，能夠以戲曲這種「小道」、「小言」為載體，以貞節烈女為表現對象，對於拯救世道人心具有重要的垂範意義。這些考察揭示了當時不同劇作家的微妙心理，深化了歷史認知的細節。

三是作者採取獨特的研究架構，深刻揭示了戲曲作品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與讀者、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戲曲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本書不是以傳統的戲曲個案、戲曲總集或別集，或戲曲藝術等角度入手，而是聚焦於明末清初戲曲「節烈」這一主題，通過深入分析揭示了這一時期戲曲創作的獨特面貌和社會文化背景。英國歷史學家伯林爵士指出有兩種研究模式，一是圍繞一個中心主軸，創建一個嚴密理論架構的「刺蝟型」，一是觀察入微，從不建築大的理論架構，思想微妙，多元發散的「狐狸型」。本書屬於「刺蝟型」研究，從一個長的歷史跨度將數百部戲曲作品歸納於一個普遍而具有統攝作用的原則，對這個領域的問題進行全面研究，構建連貫而條理明晰的體系。這種以主題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不僅使得本書在戲曲研究領域具有獨特性，同時也為我們理解明末清初的社會文化提供了新的視



▲張惠著《明末清初戲曲「獨重節烈」研究》。

角。作者還深入探討了戲曲作品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與讀者、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如何影響了節烈觀念的形成和傳播。對於「獨重節烈」這個問題，本書引入「凝視」（Gaze）理論進行觀照，又參考行為經濟學「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予以解讀，不僅拓寬了戲曲研究的領域，同時也提高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本書的獨特價值意義更在於對戲曲與社會文化關係的深刻揭示，指出明末清初的戲曲作品通過褒揚節烈來激勵世人，體現了戲曲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在維護社會道德、傳承文化傳統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它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和退潮揭示出戲曲在反映和塑造社會觀念方面也具有複雜性和局限性。這一探討對於我們全面理解戲曲的社會文化功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總之，《明末清初戲曲中的「獨重節烈」現象研究》是一部具有獨創性和領先性的學術著作。它不僅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明末清初戲曲創作中的「獨重節烈」現象，揭示了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心理和經濟規律，同時也為我們理解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對於戲曲史研究、文化史研究以及倫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

人間芳菲四月天



人生在線
李仙雲

當歲序邁入四月的門檻，一切都美得恰到好处，和煦暖風吹散料峭寒意，擦陽撒得河面波光激灑。群鶯在枝丫間歡鳴嬉鬧，各色花兒次第綻放，朵朵璀璨，簇簇絢爛，宛如大自然在向我們徐徐展開一幅花卉版《清明上河圖》。碧藍的天空雲錦如花，阡陌壟上，禾苗茁壯，金燦燦的油菜花醉染鄉野。碧草茵茵，樹繁枝茂，萬物至此盡顯生命的蓬勃與葳蕤。

攜着四月的清風踏入古園林，宛如一激靈遁入明清，行進於卵石與缸瓷碎片砌成的小徑上，低頭是梅花圖案的「花街鋪地」，抬頭便與兩株花開繁盛的朱丹與粉嫩碧桃撞了一個滿懷。宛若兩位娉婷農娜的臨水佳人，她們裙袂翩跹挽手俏立湖畔。眼前「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澹澹春水煙柳搖曳，

一群錦鯉在清淩淩的碧水中悠然游弋。從一株虬枝纏繞已有五十年樹齡的木香花架下穿過，正驚嘆於它的入目清幽，麗枝秀葉。一轉眸便看到那姹紫嫣紅的滿園牡丹，開得美艷動人雍容華麗，碩大的花瓣上還綴着瑩瑩露珠，燦陽下如粒粒寶石晶亮燦爛。這「淺紅深紫間輕黃，天下無花敢比芳」的花魁，立時讓這暮春的古園有了錦繡中央之魅。

正午時分，去市民公園，着實感受了一番城市「綠肺」之舒爽。四周高樓林立，一進入這位於繁華新城區白菜心位置的「綠色星球」，一叢叢鬱金香凝露含香，開得嬌艷欲滴，把暮春四月的公園點綴得繽紛炫麗，唯美浪漫。孩子們「忙趁東風放紙鳶」，他們拽着風箏線，在草坪上奔跑呼喊，雄鷹、彩蝶與奧特曼在碧空迎風翱翔，猶如在演繹

一場趣味滿滿的空中動漫。正漫遊於花間湖畔，忽覓得一處沿湖而建的小木屋，四周翠竹環繞，清幽靜雅，走進一看竟是一書屋。心生歡喜推門而入，隨手從架上拿本書翻開，一行字跳入眼簾：「讀書時讓思想遨遊萬里路，行路時讓步履印證萬卷書。」這最美人間四月天，讓花香伴着書香，一起浸潤心香，用閱讀豐盈精神點亮生活。

靠靠細雨潤萬物，四月壟上百穀生。友人經營着一家遠離市區，頗有點桃花源意境的生態農業園。雨過初霽，萬物像濯洗過一般亮目潤心，步入這樹雅花艷的園子，抬眸便看到一老嫗悠然自得地坐在花梯上，用剪刀與細繩修剪捆綁一棵羅漢松，那樹形立時便顯得蒼勁古樸，韻味十足。田畝地壟間，麥子已開始抽穗揚花，繁茂的油菜也花落結

英，蠶豆黃瓜挨挨擠擠掛滿了枝丫藤蔓。桃花已開至荼蘼，細小的果兒綠茸茸頂上還泛着胭脂紅，頗像幼童額頭的那點紅，煞是萌趣可愛。農人們正彎腰弓背在田間給菜蔬施肥鬆土，一群放養的杏花雞昂首闊步在路畔塘邊踱步。回眸就看到一群「靈氣十足」的麻鴨在水中嬉戲，羽毛艷麗舞姿優美，展開羽翅翩翩起舞的一霎，如天鵝般驚鴻唯美。

這浸香流韻的人間四月，禾苗猛長花香草茂，連雞鴨犬鳥都敏捷靈銳，忽想起豐子愷那句：「一年好景，莫過於此時。」無限風光在四月，郊遊踏青正當時，那何不放下凡塵的羈絆，親近自然，讓身心放牧於郊野，在靈山秀水間愉悅性情，讓生命像向日葵般向陽而綻，活出獨屬於自己的激情與活力。